

薇拉探案③

真假命案

[美] 戴安·沃特/著

[美] 徐基谦/译
徐基恒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56

薇拉探案③

真假命案

[美]戴安·沃特 著

[美]徐基谦

译

徐基恒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北京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04-4766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真假命案/ (美) 沃特著; 徐基谦, 徐基恒译. —北京: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4. 10

(薇拉探案)

ISBN 7-81087-884-0

I. 真… II. ①沃… ②徐… ③徐… III. 侦探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07207 号

丛书名: 薇拉探案

原书名: Gasparilla Gold

书 名: 真假命案

著 者: [美] 戴安·沃特

译 者: [美] 徐基谦

徐基恒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南里

邮政编码: 10003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泰锐印刷厂

版 次: 2004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10 月第 1 次

印 张: 8.125

开 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字 数: 181

印 数: 0001~3000 册

ISBN 7-81087-884-0/I·003

定 价: 18.80 元

本社图书出片印装质量问题, 由发行部负责调换

联系电话: (010) 83903254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E-mail: cpep@public.bta.net.cn

www.jgclub.com.cn



[美] 戴安·沃特

译者的话

翻译动机的产生本是一个偶然。首先我要感谢我的表弟(Sherman Lin)把戴安·沃特的探案小说《隆胸疑案》介绍给我。卒读之后，不忍释卷。我不仅为书中离奇的情节和缜密的推理所吸引，尤其是主人公薇拉法官这个人物形象，她的思维和语言，她为人处世的风格都引起了我的共鸣。

我感到戴安·沃特的探案小说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不是那种一味追求血腥与恐怖的流俗之作，而是一部非常讲究推理、注重分析的断案小说。它向读者展示了20世纪末，美国南方一座中等城市里人们真实的日常生活，反映出当今美国社会的律师、法官以及平民百姓的习俗与心态，特别是真实地呈现出这座南方城市至今仍存留着早年庄园主意识的现象。读者可以跟着主人公薇拉走进今日坦帕城里的律师事务所和法庭，走进公司和工厂，走进募捐会，走进民俗文化节，走进高尔夫球场，走进剧院……

这套系列丛书是一本一本问世的，引起了社会反响，受到了评论界的关注。《隆胸疑案》是作者的文学处女作，已经第三次印刷；之后《将军之死》和《真假命案》相继问世；目前

第四本书刚刚上市，就受到美国新闻界主持人莱瑞·金的好评。有评论说“作者用一个个离奇的故事，带领读者了解了当今美国社会具有高度敏感性的一个个诉讼案”；有评论说“作者以锋利的笔触和对人生深刻的理解，揭露了坦帕地区上层人物的丑陋”；还有评论说“读者能通过极富悬念性的故事情节，了解当今美国佛罗里达法律界的激烈交锋；欣赏到小说中的实际‘侦探’——女法官薇拉的干练与智慧”。

我意识到这套小说的成功与作者的职业身份直接相关。作者戴安·沃特本人从事律师工作长达二十年之久。她曾在各种刊物，特别是美国律师协会的刊物上发表过大量有关法律的文章。她是一位小有名气的演说家和教育者，是《保留优秀律师》一书的作者。

我要感谢我的妹妹徐基恒，她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结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硕士研究生班；二十年来一直在北京景山学校从事高中语文教学工作。她对翻译初稿做了有效的文字梳理工作，忠实而准确地再现了作者的意图。因此，应该说这套丛书的翻译工作是我们姐妹俩合作完成的。

我和妹妹徐基恒本是同根生——在中国文化氛围中一起长大。20世纪80年代，我远渡重洋来到美国攻读硕士学位，学的是语言学 and 人类学。我和妹妹在近二十年里，分别在不同的国度生活，在不同的领域工作。今天我们携手耕耘，把一套优秀的出版物介绍到中国，以飨中国的广大读者。翻译过程中，我们经常通过越洋电话切磋。在讨论过程中，我们都深深地感到：长久的时间隔离，使我们在文化观念上已经有了很大的差异。因此，我希望读者不要把这套书仅仅当作悬念小说来读，而应该通过书中的细节描写，去了解当今美国人的思维方式，去窥

见城市中产阶级生活之一斑。

我要感谢我的丈夫John Hamel(坦帕当地的律师)，无论是语言文化的微妙之处，还是有关法律程序的专业知识，他都给予了我极大的帮助。

我要感谢作者戴安·沃特，她对我想把这套书介绍到中国的想法给予了热情的首肯与大力的支持。为了中国读者更好地理解原作，在不违背作品原意并征得了戴安·沃特同意的前提下，我们对原作语言做了适当的改动。

我特别要感谢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他们的诚恳与信任使我将翻译的愿望变成了出版的现实。

徐基谦

于美国佛罗里达州坦帕市

2004年4月25日

本 / 书 / 主 / 要 / 人 / 物 /

薇赫米娜·卡尔森	联邦法院法官
(昵称薇拉)	
乔治·卡尔森	薇拉的丈夫
吉姆·哈珀	薇拉母亲的第二任丈夫， 薇拉的继父
吉姆·苏珊·哈珀	吉姆的新婚太太
玛格丽特·惠顿	薇拉的秘书，罗恩的妻子
罗恩·惠顿	玛格丽特的丈夫
吉尔·桑德拉·凯利	银行家
桑德拉	吉尔·桑德拉·凯利的太太
CJ.奥兹古德·里查森	主法官，薇拉的上司
玛利安·麦卡瑟·里查森	CJ.奥兹古德·里查森的太太
阿姆斯特朗·耶慈	珠宝商
本·黑森威	坦帕警察局警长

目 录

序 幕	1
第一章	4
第二章	18
第三章	34
第四章	49
第五章	62
第六章	73
第七章	86
第八章	96
第九章	107
第十章	116
第十一章	128
第十二章	136
第十三章	145
第十四章	157

第五十集

第六十集

薇拉探案 3

第七十集

第八十集

第九十集

第十十集

第十一十集

第十二十集

第十三十集

第十五章	167
第十六章	173
第十七章	184
第十八章	193
第十九章	199
第二十章	206
第二十一章	217
第二十二章	228
第二十三章	235
后 记	244

序
幕

星期六晚上

游行完毕，清洁工开始打扫伊伯城的街道。

年轻的城市清洁工米盖尔，在第七大街和十六巷的拐角处转了一个弯，他推着一只带轱辘的垃圾桶朝大垃圾箱走去。他的监工让他动作快点儿，因为在明天早上这里的生意开张之前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米盖尔心里想，谁能相信这里的人们会像猪一样脏，在他自己的国家里，人们也许会很脏；可这里是美国的佛罗里达——是花的世界——简直不可思议。在他自己的国家里，人们确实不如这里的人干净整洁。他注意到，坦帕很干净，到处都挺好，因此，米盖尔和他父亲一家想在这里留下来，他喜欢坦帕。

垃圾桶里的垃圾堆积如山，仅有五尺高的垃圾桶，垃圾堆得高出了一倍，远远高出他的头，米盖尔的左手紧紧捂住垃圾，

他看不见前面的地面。

米盖尔想着心事，没看清前面的路。他不想耽误工作，他一直在不停地捡空啤酒罐儿、塑料珠子、避孕套、吃了一半的糖，以及人们用过的东西的碎渣，在过去的几个小时里，这里的每个拐角都有人尿积留下来的恶臭味。他又冷又累，想赶快干完早点儿回家。

突然，垃圾桶的轱辘撞到人行道内侧的什么东西上，垃圾桶朝街右边的楼房撞去。米盖尔诅咒自己不留心，他不耐烦地使劲推起沉重的垃圾桶，打算推过人行道上的障碍物。他朝玛丽亚餐馆后面的大垃圾箱走去，打算把垃圾倒在那里，再回头捡拾垃圾。米盖尔得把伊伯这条街清理干净。他不能随便拖延时间。这是他上班的第一个星期，还在试工期，不能惹他的监工发怒。如果他想在美国呆下来，他就要保住这份工作。米盖尔两手抓住塑料垃圾桶的中部，使劲往前推。

垃圾桶纹丝不动，糟糕，原来两个前轮卡在什么东西上了。米盖尔想减少来回跑的趟数，他想尽快干完，好让他的监工为他自豪，因此把垃圾桶装得过满。米盖尔推着垃圾桶就看不见街道的拐弯，结果垃圾桶翻倒了，把里面的垃圾撒满了人行道。

米盖尔大吃一惊，本能地往后跳，躲避着垃圾桶里洒出的各种肮脏的液体，他用西班牙语高声地诅咒。然后，他把垃圾桶扳正，绕到前面，用铲子把地上的垃圾铲起来，撮回垃圾桶。

他的铲子碰到了个硬邦邦的东西，那东西被撒下来的垃圾遮盖着。米盖尔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便一边诅咒着一边弯下腰，试图看清是什么东西给他带来这么大的麻烦。借着街道拐角处路灯暗淡的光，他看见一个大包裹，像个大垃圾袋，再仔细看看，分明是个喝醉了的“海盗”（游行当中的角色）醉倒在路边，

还没有醒过来。

今天晚上米盖尔在第七大街上已经遇见两个这样的狂欢后喝醉的人了，又一个醉鬼给他带来麻烦，真让他生气：“臭美国佬！”他啐了一口唾沫。

他伸手到口袋里拿出手电筒，戴上手套，用一只手从“海盗”的身上扫去垃圾，把粘乎乎的东西从那人身上推开。当他看到那个人穿的海盗衣服时，变得更不耐烦了。他想这些美国人好像没有别的事可干，只会开舞会，把自己灌得不省人事，让勤奋的拉丁人来为他们收拾烂摊子。

“醒来先生，醒醒！”米盖尔说，他们俩的个头悬殊，他使劲摇那个人，喝醉的人没动静。米盖尔想要离开他，让他睡个够，但是这个海盗的样子有点不对劲。米盖尔继续摇那个醉汉，央求那个人醒来，哪怕挪挪地方也好。很快，他的监工从街角走过来。

“米盖尔，你到底在哪儿？我们现在需要那只垃圾桶。”监工用西班牙语高声喊。他快步走来，几乎绊倒在人行道上那堆垃圾上，但他及时停住了脚。

米盖尔说：“他醒不过来了。”

“他妈的，干吗不醒？”监工骂道。他收拾过十六个海盗节之后的烂摊子，知道该怎么对付那些醉倒的海盗们。他用靴子使劲踢那个人。海盗的脑袋软塌塌地转动了一下，显现出他的头骨是瘪进去的，那个部位正好枕在人行道上露出一块沉重的水泥桩子上。

“这个人死了，米盖尔？”监工大叫，“他是谁？”

警察赶到现场，从这个人身上升找不到任何身份证件。他们和监工、米盖尔谈话。那天晚上有很多狂欢的人，这些工人们却不在其内。没有人认出那个死人是谁。

第一章

上星期……

意外的惊奇像电击，能给生活添彩，也能打乱生活的正常秩序，有时还能酿成悲剧。在我的生活中，总是出现令我惊奇的事情。好在我已经学会了用怀疑的眼光看待出现在眼前的“惊奇”，同时有耐心等待那不可预测的令我“惊奇”的结果。

我的名字叫薇赫米娜·卡尔森，已经活到第三十九个年头了，从事法律工作，现在是联邦的地区法官。我知道凡事都不会像表面看上去那样简单；但是无论多么复杂的局面，我都喜欢自己控制住。盖斯帕瑞拉海盗节的那个月里，发生了一个接一个令人不愉快的事情。海盗节前的那个星期五给了我不小的震惊，那是我多少年来不曾经历过的。在我毫无精神准备的情况下，意外一个接一个地降临，让我应接不暇。我无法为自己反应的迟钝找出任何借口，事后我发现这些突如其来的事情帮助我清理了自己的感觉，我也弄明白了自己为什么会那么迟钝。

星期六早上，就在我还漂浮在不安稳的睡眠中时，床头的闹钟像海涛一样疯狂地吼叫起来，把我拉回到我本想逃避的现实中。睁开迷迷糊糊的睡眼，刚刚六点钟。我渴望的连续八个小时的睡眠，看来是不可能的了。

盖斯帕瑞拉海盗节是坦帕新奥尔良马蒂格拉狂欢节的雏形，第二天的白天会很繁忙。星期五晚上，我躺下时已经很晚了，而且整夜几乎都没能入睡，我在我那最大号的床上翻来覆去，差不多每隔一小时看一次表，尽可能不吵醒身边的乔治，还有我们的两条狗，这是每条大约三十五公斤重的拉比拉多狗。凌晨四点左右，两条狗跳上床跟我们一起睡，要把它们赶回地上去睡，绝非易事。一条狗睡在我脚下，把头枕在我的左腿上，另一条干脆睡在我和乔治中间，把它的头枕在我们的枕头上。

我睁开眼，脑子里仍然在想着昨天晚上的事，它搅得我一夜都没睡好。昨天晚上，我的父亲带来了一颗“炸弹”，他把他的“宝贝”的新婚太太苏珊·哈珀带到我家，介绍给我们。显然他认为这种突然的来访是介绍我们互相认识的最好方法。

一整夜，苏珊的形象始终占据着我的大脑，我几乎整夜不曾合眼。天蒙蒙亮的时候，我正要打个盹儿，闹钟就响起来了，这声音如同潮水，但不是坦帕湾的海水拍击岸边那柔和的“哗哗”声，倒像加州著名的垂直的峭壁下，海水咆哮着“咣咣”地撞击峭壁的声音。两只狗对这震耳欲聋的声响没有反应，只稍微挑动了一下眉毛。过一会儿，我们楼下的餐馆就要有几百人来就餐了，我把腿从一条拉比拉多狗的身子下面抽出来，在床边坐直，双手捧着头，我真希望盖斯帕瑞拉在这个周末已经结束，而不是刚刚开始。

“打起精神来！”乔治说，“也许有个‘海盗’会把你偷走，

你就可以避开这里的一切了。”

乔治像我一样慢腾腾地起了床。不一会儿，我们俩都嗅到了一股咖啡香。有人已经起床了，在煮咖啡呢。咖啡的香味从厨房飘进卧室，仿佛一盘热乎乎的美味在饿鬼的鼻子底下漂荡。这香味足以把我们俩拽下床。我系上睡袍的腰带，一边走进厨房，一边揉着沉重而疲倦的双眼。她在厨房里，苏珊·哈珀——我父亲的新太太。尽管她出自好意，我还是大声地咕哝着，嫌她起得太早。

“薇拉，早上好！”她用小鸟般甜甜的高音问候着，“壶里是新鲜咖啡。我在你的冰箱里发现了鸡蛋和奶酪，一会儿法国蛋饼就会烤好了。我想你不介意我把报纸拿进来吧！我盼望参加第一个盖斯帕瑞拉节游行，睡不着，每件事都令人兴奋。”她的热情太多又太早。

幸运的是，她不断地说话，我就可以不必讲话。苏珊的唠唠叨叨让我想起那海涛呼啸一般的闹钟声。我努力地想把她的唠叨声排除出我的脑袋，使我听不到，但无效。我到碗柜里去取我最喜欢的咖啡杯，杯子的侧面写着“我恨早晨”。

坐在厨房桌子的一头，我用渐渐清醒过来的眼睛观察苏珊。她今天早上像昨天晚上一样漂亮，一缕缕染出来的金发艺术地散在她的长发中，长发卷曲迷人地伏在她的肩头。她穿一件淡紫色的暖和的外套，口袋上有一个名牌标志图案。丝制夹克下面的白色T恤衫上有同样的图案贴伏在胸部，使她的胸部显得丰满，曲线优美。相比之下，我坐在这里，短短的棕色头发紧贴在我的头上，绿色的眼睛迷迷糊糊，毫无光彩，我感到自己好难看。这时候，我想起电视里50年代的家庭主妇们，总是穿着合体，佩戴着珍珠项链吃早饭，真让我嫉妒。

苏珊已经化好妆，我还没穿好衣服。在她那无瑕的皮肤上，她的妆化得恰到好处，丰满的嘴唇上涂着淡紫色的口红，外加紫红色唇线，我从来没见过年长的女人涂这种颜色的口红。

问题在于苏珊不是年长的女人，我猜她不过二十三岁左右。要是能看见她穿露腰上衣，也许能发现她的肚脐穿过孔。她是个很甜蜜的、充满活力的可爱的孩子。哎——这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我把头埋在双手里。和一位比自己年龄大出一倍还多的人结婚不算什么新鲜事。天晓得，她的年龄比我年龄的一半大不了多少，不过是个摆样子的太太罢了。我很难想像今天我怎样把他们介绍给我的朋友们。尽管我已经三十九岁了，在我心里仍然存有少年人的想法，我想高声冲我的父亲喊叫：“你怎么能这样对待我？”

乔治在我后面，跌跌撞撞地走进厨房，省了我喝完第一杯咖啡后一定要讲话的麻烦。他后面跟着两条狗，“吉米，早上好！”父亲走进来，乔治冲他打招呼。我们的小厨房马上变得非常拥挤，我嘟囔着找个不中用的借口“我要梳洗一下”就离开了厨房，其实没人介意我走开。

我尽可能拖延时间，多花出十五分钟让淋浴的热水畅快地冲遍我的全身。我身高不过一米八，比苏珊高，但也高不了多少。我不情愿穿那些化装衣服，我挑选出舒服的休闲的裙子和夹克。我在梳理头发和化妆上磨蹭时间。直到七点半，才强迫自己下楼到乔治的餐馆去，准备迎接那忙碌而漫长的一天。

乔治成立了一个社交和慈善事业俱乐部，叫“伊斯兰堡”，俱乐部的成员和客人都将聚集在这里，这里将拥挤得水泄不通。伊斯兰堡俱乐部是当地三十多个俱乐部中的一个，每年都参加